

小鱼吐泡泡

□ 朱直尧（黑龙江佳木斯，职员）

我的同学有个叫李宝国的，他同桌叫李国军，两个人的名字很相近，个头又一般高，外形相似。他俩喜欢一起玩耍，每次上课，铃声响了半天也不见回来。我们都坐好上课了，他俩当当地敲门，一进校园，不知是钻了什么地洞子，灰头土脸的，引得一阵哄堂大笑。语文老师是姓张的女老师，刚来语文组没几年，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师，就是这样的好老师，也让他俩气个好歹。

“你俩站着！”

他俩一顺水地靠墙而立，大约半刻工夫，到了提问背诵课文的环节，我们都低着头，生怕被老师叫到出丑。张老师环顾四周，竟然叫到：“李宝国，你背诵一下！”

同学们听见“李宝国”三个字，突然松了一口气，都不约而同地抬头看，看还站在那儿的李宝国的笑话。李宝国也是一愣，他看了看张老师，然后开始背诵课文。一开始还有些笨笨磕磕，可后来越来越流利，直到整篇课文都背诵下来的时候，张老师走下讲台，开始了鼓掌，然后班级随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张老师停下来，手抚摸着他的头，对我们说：“大家都得像李宝国同学学习，他就像小鱼吐泡泡儿一样，真美，真好！”并且让他俩都回到了座位。

直到下课，我们依然在讨论李宝国的小鱼吐泡泡儿，我的脑海里真的就有一条活泼可爱的鱼，红尾青背，游动着身子，

吐着一连串的泡泡儿。从此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每当背诵课文时，我的身体里都有一条小鱼在吐泡泡儿，咕噜，咕噜。每个清晨，每个夕阳西下的夜晚，我手捧着课本，来上一段小鱼吐泡泡儿。几年后，我的作文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。后来竟然发生了奇怪的现象，因为语文的提升，带动了的学习热情，我的成绩也跟着名列前茅。

这些年，每当我想起那段读书时光，或是不经意走进校园，哪怕在校园附近散步，看到同学读书的场景，总能唤醒我身体里那条吐泡泡儿的小鱼，所以，一直不忘读书。

生活有了读书的装扮，该是多么诗意与美好的一件事。



我竟然当了“暖床”

□ 刘放（江苏苏州，文化人）

逢某研究会不弃，聘在下编撰他们会刊，还兼了个办公室主任头衔，这可是从未做过的活，属于老姑娘上轿，新鲜而陌生。

到岗后发现办公室较大，各种资料橱柜外，还放有三张办公台，两对老式木骨架皮沙发及茶几，立式空调，外加不少堆放的书籍之类。虽然地处三楼，因杂物较多，大白天也是有花脚蚊子从裤腿下偷袭，得点燃蚊香驱蚊。没有专门保洁员，本办公室主任理所当然兼任，连带洗手间等，一并清理之。

隔壁有两间是小办公室，为会长和副会长用。目前他们都还未到任。办公室刚刚装修过，有较浓的涂料气味，我早晚得去打开门窗。进小办公室后我也顺便做清

洁，擦拭办公台，擦拭转椅，还有台上电脑。发现都不是新的，电脑的键盘及鼠标都留有远非一人的手迹，得用湿抹布多次擦拭。键盘倒覆过来轻轻拍打，筛下大头针和断发若干，外加一枚脱壳的葵花籽。

做得比较到位的，大约算电热水壶的清洗。先湿布揩去外壁灰尘，再干布数次擦抹，终于光亮如新。方发现，此壶居然是2007年某次团拜会的纪念品。使用16年的水壶，内壁积垢毕竟不是“茶山”，得清洗掉。一遍不行两遍，两遍不行三遍，终于擦亮。

大办公室没有其他事务时，我更愿意到小办公室来看书写稿。这倒并非趁机想越级体验，而是因为这里少杂物，不点蚊

香自己腿脚也不痒。天热了，要开空调的话，大办公室面积大，立式空调开起来太费电；小办公室是壁挂式小空调，用电会省不少。自然是用清洗出来的电热水壶烧水喝的。多用了此壶，也就会多清洗此壶，想到后面的用壶人，咱也感觉问心少愧。

忽然想到“暖床”一词。据说，江南冬天冷，一些人家会在自己孩子睡觉前，用灌满热水的汤婆子放进被窝里，孩子睡时免却最初的冰凉。旧时一些大户人家，还会用佣人或婢女的体温来做成人体汤婆子……。我想，我如果仅仅只是当还未到任的新领导的“暖床”，那无异于拍马屁的角色，但如果我对所有即将来办公室的人员都细心有加，这个“暖床”是当得的。

